

# 論語學而篇「學而時習之」「學」字之探索

陳飛龍

(作者為本校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)

## 摘要

在孔子心目中什麼叫「學」？所要「學」的又是什麼？茲篇係從「字源」、「舊注」、以及「孔子或孔門弟子言論」等三方面去作仔細探索。結果發現：「學」既可作「覺悟」講，又可以作「效」講，也可以作「讀書」講，更可以作「德行修養」講。如果將它們一一加以比較，在孔子所謂「學」的層面中，「德行修養」要比「讀書」求知、勸人「模倣」的「效」、使人「認識」的「覺」、讓人「心領神會」的「悟」更為重要。

皇侃論語義疏：「白虎通云『學，覺也；悟也』」（按語見該書辟雍篇，原文作「學之爲言覺也；悟所不知也」）。言用先王之道，導人情性，使自覺悟也；去非取是，積成君子之德也。」

「學」，作「覺悟」講，就是對「不知」的事物有所「認識」，有所「領悟」。人能「自行覺悟」，才能「去非取是」，才能「積成君子之德」。

朱熹論語集註：「學之爲言效也。人性皆善，而覺有先後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，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。」「學」，也作「仿效」講，就是在「言行」上「模仿」別人。「仿效」的目標，一般分短程、遠程兩項，荀子勸學篇上所謂「始乎爲士，終乎爲聖人」，說的應該就是這件事。

「覺」和「效」說的是一件事，只不過前者偏重「心理」活動；後者偏重「行爲」實踐罷了。兩者，對「學」者來說，同

樣重要，不可偏廢。

從「學生」方面說，「學」是「學習」；從「師長」方面說，「學」是「教導」。論語述而篇第七、第二十五章：「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」「文、行、忠、信」四教，是師長「教導」學生的四類「教材」；也是學生從師長「學習」的四種「課業」。在孔子和孔門弟子的觀念中，有時候把「教」、「學」分開來，讓它們處於對立的地位。論語述而篇第七、第二章：子曰：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。」這裏的「誨人」，也就是「教導」的意思。孟子公孫丑篇上第二章先有「孔子曰：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」；後有「子貢曰：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」；都是例證。可是有時候，卻把「教」、「學」看成一件事。字面上用的是「學」字，事實上卻把「教」也包括在內。學而篇首章這個「學」字就是代表。這一章書，從「學習」方面講，說它目的在「鼓舞學生學習」也好；說它是「夫子自道」，是師長心境的表白也沒有什麼不對。從學生「學習」方面講得通；從師長「教導」方面同樣講得通。禮記學記篇篇名稱「學」，但從內容上看，記述的卻都是「『學』『教』之義」（見鄭玄禮記目錄）。王夫之禮記章句以為學記一篇，在意義上「與大學相表裏」。大學說的是「大學之道」（教學的最高原則），主要告訴人們所「教」的是什麼，所「學」的又是什麼。同樣情形，學記所記的也都是有關「教」與「學」的問題。

孔子在這裏所謂的「學」，相當於現代語言的「教學」一辭。這個「學」字，實在包括「教」、「學」兩種活動。

孔子和弟子們所說的「學」，一般指「誦習詩、書」（先王之道）。先王的時代已經過去，他們的「道」都保存在「方策」（典籍）之中，因而要「學」，就必須「誦習典籍」（「讀書」），以吸取「先王之道」（前人的經驗）。孔子要人去「學」，最後在使人「成爲君子」。因此除掉「誦習詩、書」之外，尤須注意「養成學者的人格」。要「養成人格」，「學」的時候就不能不注意「德行修養」。比較起來，後者（德行修養）比前者（「誦習詩、書」）更爲重要。

在孔子心目中什麼叫「學」？所要「學」的又是什麼？我們必須把這兩個問題弄得一清二楚，對孔子的教育「目標」和「內容」，才會得到充分瞭解。因而解釋「學」字，就必須從一、「字源」；二、「舊注」；三、孔子或孔門弟子所說過的話；三方面去仔細研究。

## 一、從「字源」解釋「學」

「學」，作「覺悟」講。班固白虎通辟雍篇說：「『學』之爲言『覺』也；『悟』所不知也。」這是說：「『學』可以解說作爲『覺』；『覺』的活動，就是對『所不知』的事物有所『悟』；人們必須透過『悟』的步驟，才可以對『不知』的事物有所『覺』。」這裏所說的「悟」，或許就是程子所謂「浹洽於中」（「心中貫通」，朱註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引程子語）吧！

「覺」是「認識」，或「使人認識」；「悟」，是「心領神會」。「覺」和「悟」是兩項緊緊在一起的心理活動，可是實際應用起來，常常很難畫分清楚。

據瞭解，「覺悟」可能是「認識」（像論語陽貨篇第十七、第九章中所謂的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）；也可能是綜合的「比較」（像論語述而篇第七、第二十八章中的「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」）；也可能是「反覆思繹」（像論語述而篇第七、第八章中的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」）。

許慎說文解字說：「『教』，『覺悟』也。从『教』、从『口』。口，尙蒙也。」又說：「『學』，篆文，『教』省。」意思說：「教」字篆文作「學」，是「教」人從「朦朧」中得到「覺悟」。「覺」的活動，有時屬於「教」、「學」雙方；可是「悟」的工夫，通常卻只限「受教」者本人。「學」不管是「覺」，是「悟」，還是「覺悟」，都是爲了「傳受知識」或使人「有所領悟」、所必須通過的一種內在「思維」活動。

一直到南宋時代，朱熹才開始把「學」字解釋成「效」。清代一位傑出的學者毛奇齡，素以「反朱說」爲事，也許由於一時的疏忽，竟然在四書索解中認爲朱氏把「學」解作「效」，在爾雅、蒼頡篇以後的字書缺乏根據。殊不知秦末漢初伏勝所撰的尙書大傳，已有「『學』之爲言『效』也」的記載。此外，詩經小雅魚藻角弓「爾之教矣，民胥『效』矣」鄭玄箋「所尙者，天下之人皆『學』之」，也用了「學」注「效」字。廣雅卷三下釋詁也說「學，效也」。這都不能不算是「學」作「效」講「字源」上的根據。

## 二、「舊注」對「學」字的釋義

皇疏解釋「學」字，首先依據白虎通說它作「覺」和「悟」講；接着說：人們用來「覺（教）人」或「受覺（教）於人」的「教材」，是「先王之道」；而「教」「學」過程就是從「情性」上對人加以「引導」，就是使「受教（覺）」的人能夠自行「覺悟」。又說：教學活動的最終目的，就是透過「去非取是」的手段，使「受教」的人成為「君子」。

皇氏這段話有兩項重點：第一，提出「覺悟」這個解釋，說明「教」、「學」要收到效果，必須「教」、「學」雙方都能用心從事；第二，孔子用來「教學」的是「先王之道」（「前人的經驗」）；可是傳受「先王之道」的「目標」，是為接受教學的人培養「君子之德」，以便他成為「君子」。

邢昺論語注疏：「白虎通云『學者，覺也；覺悟所未知也』。孔子曰：學者而能以時『誦習其經業』，使無廢落，不亦說懌乎？……言學者以此時『誦習所學簡篇之文，及禮樂之容』。」

邢疏對「學」字未曾直接加以解說，但從有關的文句中仍然透露出他的見解，他以為：「學」就是「以時『誦習』」。「以時」兩字，暫且不提，這裏所要注意的只是「誦習」二字。「誦習」的「誦」，就是禮記學記篇中所說的「呻其筴筆」。要知道「誦」是「知識傳受」的一種主要方式，這種方式最直接、也最有效。至於「習」，可以作「反覆做」講，實在是「改變行為」或「使改變成為習慣（化成風俗）」的必經途徑，亦即實踐力行的意思。

一般說來，「誦習」是學習過程中最基本、最方便有效的步驟。現在要注意的是：「學」者所「誦習」的究竟是什麼？也就是用什麼來做「資料」？邢氏說那是「經業」，那是「禮樂的儀容」。什麼是「經業」？那就是記載在「簡篇上的文辭」，也就是供人「誦習」的「筴筆」或「書冊」。不過除了「簡篇文辭」以外，所要「學」的還有「禮樂的儀容」。所謂「禮樂儀容」，就是進行禮樂活動所必須遵守、合乎法度的儀節。這無異告訴我們：「學者」所「學」的不限於「簡篇文辭」，還包括「禮樂」的「演練」。

綜合以上的解說，可知「學」就是「覺悟」。「學」和「覺悟」，幾乎是可以互相解釋的。這裏要順帶一提的是，「覺悟」

應該有三個層面：第一、是「教人覺悟」，就是禮記學記篇「學學半」的前一個「學」字；第二、是「受覺於人」，就是「學學半」的後一個「學」字；第三、就是「自我覺悟」。不管是「覺人」，是「覺於人」，還是「自覺」，都需要具備讓人「覺悟」的「資料」。用現代的術語說，就是「教材」、或「憑藉的物件」。邢氏以爲：孔子用來「教」弟子、或弟子「學於夫子」的是「經業」。「經」，指記載「先王之道」的「方策」（經典），應該包括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春秋等「經」；「業」，是記載「先王之道」的「書版」。如此，「經業」就是刻畫在「簡篇」上的「文辭」，或者包含在「文辭」中的「道藝」。這些「文辭」或「道藝」，需要「誦」，更需要再三的「習」。首先提出「誦習」這個詞彙來解釋孔子所謂「學」的是邢昺，無疑是一深切的啓迪。

南宋朱熹論語集註引用程子的話，對「學」字做過界定，他說：「學者，將以行之也。」意思說：「學」就是「準備去做所要做的那件事」。

朱氏在註中，以爲「學」字該解說作「效」。雖然在解說的文句中巧妙地再三襲用漢、唐以逮北宋諸家注疏所引用的「覺」，但從實質上去推敲，重心無疑仍然在一個「效」字。我們要注意的是，「效」的範圍很廣大，不但行爲要「仿效」，即使「博學」、「審問」、「慎思」、「明辨」、「篤行」等活動，也無一不可看成是「效」。這種解說，和他的理學立場，自然不無關係。

細心分析朱氏「學」字註，不難發現四項要點：一、「學」作「效」講，所謂「效」，換成現代的辭彙就是「做效」，就是「模倣」，就是「效法」；這和現代心理學的說法正相契合。二、什麼是「效」？「效」就是「後覺者必『效』先覺之所爲」。從「效『所爲』」三個字，可以知道「效」的主要目標不在「誦」，不在「知識」，而在「言語」或「行爲」上的「做效」。易經大畜象說「君子以『多識前言往行』，以畜其德」，就是要人「效法前人」。三、肯定「人性皆善」。要曉得，不抱持此種基本觀念，就無從「明善」，也就不可能「回復人類的本初」。「人性皆善」，無疑是一切教學活動的哲學基礎。如果推翻了這個基本假定，所有的教育工作將不必施行，即使施行也不會完全成功。如果認爲「人性不善」、或「人性皆惡」，在社會中只須實施予嚴刑竣法就成。否則，也正如毛奇齡所顧慮的，「效善」固佳，萬一「效惡」將如之何？四、「後覺者必效先

覺之所爲」，重點雖然在「效」字上，但也不能不承認有「先覺覺後覺」的事實在。既然有「先覺」、「後覺」兩者存在，就不能不同意在「效」的過程中，必定有「覺」（悟）——包括「覺人」、「受覺」、或「自覺」——作爲它的「先期活動」。果真如此，朱氏似乎並未完全放棄「覺」（悟）在「學」中的作用，最多只能說他強調「效」的作用罷了。

朱熹說：「『書』只貴『讀』，『讀』多自然曉。……『讀』便是『學』。夫子說：『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』。『學』便是『讀』，『讀』了又『思』，『思』了又『讀』，自然有意。若『讀』而不『思』，又不知其意味；『思』而不『讀』，縱使曉得，終是顛顛（音ㄨㄣˊ ㄛˊ ㄛˊ，一作「顛顛」、「臬兀」，動搖不安）。」可見事實上他不但沒有放棄前人解「學」爲「覺」的說法，並且還把前人以爲「覺」的工夫主要在於「誦」，在於「誦習經業」（就是「讀」、或「讀書」），一併接受下來。只不過朱子認爲：「『讀書』乃學者第二事。」（第一事當然是「修德力行」）又以爲：「今『讀書』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。」（以上均見朱子語類卷十）意思就是皇侃所謂：透過「先王之道」，以求「成爲君子」。

### 三、從孔子或孔門弟子言論解釋「學」字

#### 甲、「學」指的是「讀書」

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、第四篇、第五章中，依據論語先進篇第十一、第二十五章子路對孔子說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『讀書』」，然後「爲學」」這段話，推測「孔子的『學』只是『讀書』」，只是文字上傳受來的「學問」。「我們或可說胡氏這種推斷不夠周延，可是不能說他全無根據。要曉得子路說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」，意思不過說：子羔做費邑地方長官以後，隨時會接觸到民衆，又有許多有關土地、五穀的事務要處理，自可從這些實際事務中去繼續學習，又何必斤斤於「讀書」才算是「爲學」呢？在這裏，值得注意的是：孔子聽了子路這番辯解，只斥責他是個「佞者」（令人生厭「強嘴強舌好辯的人」），可沒指他說得不對。從字裏行間去推敲，「讀書就是爲學」這個結論是可能的。孔子所以要發急，所以要指斥子路，是生怕弟子誤會他平日「爲學主要在於『修德』」的一貫主張。今人毛子水，貫徹胡適的主張，譯「學」字爲「一種知識」

（論語今註今譯，第二頁），可算是這方面的代表。關於這一點以下還要細加探討，這裏只說「學就是讀書」一點。

清人陳澧在東塾讀書記卷二中說，論語學而篇第一、第七章子夏說「賢賢易色」等四事（一、選擇妻子，只重品德、不重姿色；二、事奉父母，能竭盡己力；三、事奉君主，從不考慮私利；四、和朋友交往，說話誠實可靠。）如果一一都能做到，「雖曰未『學』，吾必謂之『學』矣」。這兩個「學」字，必須用「讀書」去解釋才能夠說得通。子夏很能領悟夫子平日的教誨，知道一個人只要在「賢賢易色」等四件事上有所表現，即使「書」「讀」得不够多，不够好，既然達成了「讀書」的終極目標，應該也就算是「讀」了「書」，或接受了「書」中的「教誨」。這是孔子或孔門弟子有關言語中「學」作「讀書」講的另一項例證。

論語述而篇第七、第三章：子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孔子所擔憂的是學生所「不講」的「學」。「學」如可講，應該就是「簡冊」上的「知識」。而且，這個「學」字既然和「不修」的「德」相應，看得出指的是和「德行」並立的「讀書」。這是「學」作「讀書」講的第三個例證。

論語公冶長篇第五、第二十八章：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這裏把「好學」的「學」，和「忠」、「信」兩種「德行」看成並立的事物。如果不把和「忠」「信」並立的「學」字解釋成傳授的「知識」、記載前人經驗的「經業」、或供子弟誦讀的「書冊」，如何說得通？孔子說的這段話，不能不算是「學」字作「讀書」講的第四個例證。

一部論語中將「學」看成「讀書」，明顯的例證雖只寥寥數則，可是不能因為出現得少就表示這種解釋不重要。據一般猜測：所以造成此種現象，或許由於把「學」當成「讀書」的說法非常基本，人人體會得到，無須多加說明罷了。

## 乙、「學」的目標，在於「養成」學者的「人格」

梁啟超在孔子一書第三節孔學提綱（一）學中，曾用顏回「好學」這件事來說明孔子所謂的「學」，基本上指的不如胡適說的那樣「只是讀書」，實在該說是在於「人格的養成」。

梁氏說：哀公問，弟子孰爲「好學」？夫子卻在衆多的弟子之中只舉了一個顏回。接着說，可惜他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無，未聞『好學』者也」（論語雍也篇第六、第三章）。然後，又進一步依據易經、論語、和莊子中孔子贊美顏回、或顏回贊美夫子的話，說明顏回所以有「好學」的聲名，是由於他具有以下這數種修爲：「屢空」（經常讓自己處於貧窮空乏的狀態。見論語先進篇第十一、第十九章，以及史記伯夷列傳）；「心齋」（排除各種思慮和慾望，保持心境上的清靜和純一。見莊子人間世篇）；「克己復禮」（克制自身的慾望，使言行都合乎禮法。見論語顏淵篇第十二、第一章）；「不改其樂」（即使只剩下一籃飯，一瓢水，住在既髒且亂而又非常狹小的巷街中，仍然維持着自身所有的那份樂趣。見論語雍也篇第六、第十一章）；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（不把憤怒發作在別人身上，不讓過失重犯第二次。見論語雍也篇第六、第三章）；「無伐善，無施勞」（不誇耀自己的好處，不顯揚本身的功勞。見論語公冶長篇第五、第二十六章）；「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」（見易經繫辭下）；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」（雖然富有才情，卻彷彿全無所知一樣；即使滿腹經綸，卻像個胸無點墨的人；縱然受到冒犯，遭人欺凌，也決不加以計較。見論語泰伯篇第八、第五章）；上面這八項「工夫」，在在都表露它們是出之於內心的「德行」、或「修養」，明明白白指出這些都不是「讀書」。緊接着梁氏又引用顏淵贊美夫子所具備的「人格」、所傳授的「道」，那般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，既崇高，又不可捉摸（見論語子罕篇第九、第十一章）。不用說，這些表現都和「人格修養」有關，是不可能經由外鑠——「讀書」的方式就會完成的。

我們知道，求「學」的人要想「養成自己的人格」，途徑大致分兩類：一、是「內發」的工夫；二、「外助」的力量。所謂「內發」，是說這種「工夫」完全出之於求「學」者的「內心」，像顏回所具有的「屢空」、「心齋」、「不改其樂」……等等工夫都是；所謂「外助」，是說這種「方式」，不全由於誦習「簡篇遺文」（「讀書」）；「讀書」不過是「外助」方式中的一端而已。像「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；多見而識之」（見論語述而篇第七、第二十八章）、「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」（見易經大畜象辭）等等，多半屬「知識」不是「道德」，「讀書」不是「修養」；但透過「真知」，透過對經典「徹底的了悟」，對「完美人格的塑造形成」應該是大有幫助的。

一部論語中，提到「學」字的有四十二章，總共出現了六十三次。除去少數應作「讀書」解，以及「學易」、「學詩」、



「學禮」的「學」，有「讀書」的意思以外，其餘似乎解釋成「修德力行」才適當。兩種講法出現的次數多寡懸殊，可能因為「誦讀」是「求學」的基本方式，這道理人人懂得，毋須再三復述，而「修德力行」的重要常為一般學者所忽視，因而不能不加以強調、反反覆覆地去說明吧！

### 丙、「學」的活動中，「德行修養」（養成人格）比「讀書」更為重要

「學」字既然可以作「讀書」講，也可以作「德行修養」講。如果將它們兩相比較，在孔子眼中，實在看「德行修養」要比「讀書求知」重要得多。何以見得？因為論語學而篇第一、第六章中孔子明確指出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；謹而信；汎愛衆而親仁：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』。」要注意的是：「學」者要到「行有餘力」的時候，才會去「『學』文」。這裏的「行」，指的就是「德行」，就是「德」的「力行」。說到「則以『學文』」的「學文」，應該包括「求知」、「做學問」、「誦讀經業」在內，或許還有「文飾」的意思——所謂「文飾」，尤其着重於「禮」的「文飾」。孔子說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，意思是說「行」而後如無「餘力」，不學「文」也不甚要緊。如此，可見「德行」或「力行」較「文」更為基本，更為重要。

我們要研究的是，「文」是什麼？據一般注疏家說：那就是「古之遺文」，就是包含「聖人之道」的「經業」，就是「詩、書、六藝之文」。說到「學文」兩字，應該就是一般所謂的「讀書」。我們知道，孔門所「教」所「學」的是什麼？據論語述而篇第七、第二十五章說，「學」有「文、行、忠、信」四項。「文」在四項之中，所以居於首位，也許表示「文」在「學」的「程序」中通常都佔先。可是也不能忘記，四項中「行」、「忠」、「信」三者都和「實踐」、「德行」有關，實在和「文」居並列的地位，不但在量上佔多數，似乎不能不說這表示「學」的重要目標——在於「道德修養」。

另外，孔子在述而篇第七、第三章中又說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；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；是吾憂也。」孔子在這段話中把「德行修養」放在前面，把「學術的講求」放在後面，這種秩序上的安排，也不能說它全無意義，或許「德」在「學」先，正表示「學識」、「讀書」不如「道德」、「力行」那麼重要。

參考書目

- 論語集解 魏何晏撰，故宮博物院藏元覆宋世綵堂本。  
論語義疏 梁皇侃撰，藝文印書館「無求備齋論語集成」影印日本元治元年萬蘊堂刊本。  
論語注疏 北宋邢昺撰，藝文印書館「無求備齋論語集成」影印日本澠澤榮一景印宋刊本。  
論語 魏何晏注、北宋邢昺疏，民國四十四年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。  
四書集註 南宋朱熹撰，藝文印書館影印宋吳志忠刻本。  
論語正義 清劉寶楠、劉恭冕撰，藝文印書館「無求備齋論語集成」影印淮南書局刊本。  
論語後案 清黃式三撰，藝文印書館影印浙江書局刊本。  
四書索解 清毛奇齡撰，藝文印書館「百部叢書集成」據清吳省蘭輯刊藝海珠塵本影印。  
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民國簡朝亮撰，民國六十二年鼎文書局影印本。  
論語臆解 民國陳大齊撰，民國五十七年商務印書館「人人文庫」本。  
論語新解 民國錢穆撰，著者自印本。  
論語今註今譯 民國毛子水撰，民國七十三年商務印書館修訂一版本。  
從論語研討孔子所說的「學」 民國楊堯功撰，孔孟學報第二期內。  
周易 魏王弼·韓康伯注、唐孔穎達正義，民國四十四年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。
- 尚書大傳 西漢伏勝撰，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  
毛詩 漢毛亨·毛萇傳、東漢鄭玄箋、唐孔穎達正義，民國四十四年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。  
禮記 漢戴聖撰、東漢鄭玄注、唐孔穎達正義，民國四十四年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。  
禮記章句 清王夫之撰，船山遺書本。  
荀子 戰國趙人荀況撰、唐楊倞注、清王先謙集解，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光緒辛卯（十七年）長沙思賢講舍刊本。  
莊子 先秦莊周撰、晉郭象注、唐成玄英疏、清郭慶藩集釋，世界書局排印本。  
白虎通 東漢班固撰，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。  
朱子語類 南宋朱熹撰、南宋黎靖德編，民國六十九年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本。  
孔子 民國梁啟超撰，中華書局排印本。  
東塾讀書記 清陳澧撰，商務印書館「人人文庫」本。  
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（後來易名「中國古代哲學史」） 民國胡適撰，商務印書館排印本。  
史記 西漢司馬遷撰，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本。  
說文解字 東漢許慎撰、清段玉裁注，藝文印書館影印經韻樓刊本。  
廣雅疏證 清王念孫撰，民國五十四年新興書局影印高郵王氏原刊本。